

論壇版是一個公開的評論園地，歡迎社會各界人士與專家學者來稿。本版文章不代表本報立場。為增公信力，文章署真實姓名及身份。刊出概奉薄酬。來稿可用下列方法：郵寄：香港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4樓《文匯報論壇版》 傳真：28731007 電郵：opinion@wenweipo.com

應當糾正關於中聯辦認識的誤區

宋小莊 法學博士

解惑篇
中聯辦不等於中央政府各部門，中央政府及其各部門在港設立的機構是有區別的，不能把中央和中央各部門等同起來。中央政府有權任命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當然就有權向被任命者過問香港的總體及其各部門的事務，包括自治範圍內的事務。中聯辦是中央根據主權和憲法的依據設立的，被賦予與中央各部門駐港機構所不同的權利和待遇，在處理中央管理的事務以及中央和香港特區關係的事務方面具有重要職能。

去年4月11日筆者在《文匯報》發表《正確理解中聯辦在港職能》一文，認為民陣惡意圍攻「西環」，叫囂「西環離場」有違「一國兩制」和香港基本法。4月17日李柱銘在《明報》回應說，筆者的「正確理解」一點也不正確。4月18日筆者在《文匯報》再回應，並說明中聯辦不等於中央政府各部門，中央政府及其各部門在港設立的機構是有區別的。

中聯辦不等於中央各部門

筆者以為此事當是「清光昭髮，皎潔照群情」(唐·李白《贈清漳明府任君甫》)，在理論上已經解決，但上星期三(5月15日)，特區政府律政司發表聲明，持與李柱銘和民陣類似的觀點，以為中聯辦是根據香港《基本法》第22條設立的駐港機構，才知道不但香港民間問題仍在，連特區政府的人士也有誤區，才發現回歸16年誤區還相當廣泛而深入，竟然把中央與中央各部門、把中央與中央各部門設立的機構等問題混淆起來了，實在有「事固有難明於一時而有待於後世者」(宋·歐陽修《渙議序》)之嘆。

不少特區政府官員和市民至今不知道中央的範

疇，有人認為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有人認為是中央政府，有人認為是國家主席，有人認為是中共中央，有人認為是港澳小組，等等。其實在法理上，中央是中央國家機構的簡稱。根據憲法的規定，中國的中央國家機構有全國人大、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家主席、國務院、中央軍委、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七個機構。

由於實行「一國兩制」，某些中央國家機構受法律的限制，不再對香港特區行使權力，例如最高法院和最高檢察院。但其餘的五個中央國家機構都是可以對香港特區行使權力的。例如全國人大制定《基本法》，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發回條例，國家主席頒佈《基本法》、接受行政長官述職，國務院總理接受財政預算案、向行政長官發出指令，中央軍委根據《駐軍法》行使職權等等。

根據憲法的規定，全國人大設不同的委員會、國務院設部、委、辦公室等，在法理上都可以稱為中央各部門。中央政府各部門一般也都可以對地方行政區域的政府各相應部門行使在其職權範圍內的權力。由於實行「一國兩制」，根據《基本法》第22條

第1款的規定，「中央政府所屬各部門不得干預特區根據基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但如這樣就以為中央各部門對香港特區無事可幹，也不對。中央各部門雖沒有中央的權能，但都可以接受中央的委託處理受託事項。

上文提到「中央政府所屬各部門」，應當指出，不等於中央政府本身，也不等於中聯辦，不能把中央和中央各部門等同起來。中央政府有權任命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當然就有權向被任命者過問香港的總體及其各部門的事務，包括自治範圍內的事務。把基本法規定的「獨立的司法權」擴展到「獨立的行政權」是不正確的。

從香港《基本法》第12、18、158條的規定來看，香港特區的事務分為中央管理的事務、中央和香港特區關係的事務、香港特區自治範圍內的事務三類。上述事務有交叉，不能截然分開。中聯辦在處理中央管理的事務以及中央和香港特區關係的事務方面具有重要職能。例如外交部特派員公署與駐軍的協調，內地和香港特區涉及中央和特區關係的事務的應對，難以窮舉。

中聯辦的協調職能不減反增

中聯辦的前身是新華社香港分社(香港新華社)，但香港新華社原來就不是單純的通訊機構。在回歸前，香港既是中國的固有領土，但又在英國管治下，中國政府不可能派遣外交機構，就只能由香港新華社處理有關的外交事務了。

在回歸後，根據《基本法》第13條第2款的規定，有關的外交事務由外交部在香港設立的機構(特派員

公署)處理。又據第14條第3款的規定，香港的防務由香港駐軍處理。然而上述國防、外交事務，是與國家的內政事務以及特區自治範圍內的事務糾結在一起的，成為涉及中央和香港特區關係的事務。因此，在回歸後，中聯辦的協調職能不但沒有減少，反而顯得加重了。

凡此種種，都說明中聯辦並不是中央任何一個部門派駐香港的機構。果如是，支持香港反對派的媒體還不大肆炒作嗎？因為根據《基本法》第22條第2款的規定，不論是中央各部門，還是各省市在香港特區設立機構，須徵得特區政府同意並經中央政府批准。而中聯辦的設置只經中央政府同意並批准，並不必徵得特區政府同意。如果中聯辦的設置須徵得特區政府同意而沒有這樣做，「一犬吠形，百犬吠聲。」香港《蘋果日報》等媒體還不在頭條炒作嗎？

設立中聯辦的法律依據

最後可能有人要問，中央設立中聯辦的法律依據何在？筆者認為有兩個依據：一是主權的依據。在香港《基本法》序言中，兩次提到中央政府恢復行使主權，只要憲法和法律沒有相反的規定，中央政府是可以在地方設置行使主權所需要的任何機構。二是憲法的依據。《憲法》第89條第(1)項授權國務院制定行政措施的職權，所謂行政措施，是包括設置機構在內的措施。既然中聯辦不是《基本法》所說的中央政府各部門設置的駐港機構，該機構和人員當然被賦予與中央各部門駐港機構和人員不同的權利和待遇。這也是自然的。

香港優勢下滑 須拓展新興產業

莫家豪教授 香港教育學院署理副校長(研究與發展)

近日，中國社會科學院發表有關城市競爭力報告，香港在大中華地區城市中「十一連冠」，但報告書一方面報喜外，另一方面亦指出香港經濟優勢增速放緩，報告書指出：香港經濟高度依賴金融和房地產業，但是土地供應不足導致租金高企，樓價增長太快，經濟呈虛假化及泡沫化，阻礙中小企發展。即使港府已經不斷採取措施，避免樓市泡沫化，以免泡沫爆破時金融等各行業產生骨牌效應，但要提升競爭力，關鍵在於鞏固原有優勢外，再找尋其他帶動發展的「火車頭」。

港失優勢要警誠

回歸十五年以來，香港沒有成功地進行產業結構轉型，即使香港在金融業表現不俗，但單靠傳統產業難以拓展新增亮點，香港是成熟型的市場體系，再上層樓並不容易，又缺乏類似美國科網創新的經濟引擎，推動經濟要靠新興市場帶來的增長機遇。在港口物流業受到鄰近貨櫃碼頭不斷挑戰下，香港港口物流業的光輝將逐漸減退，我們預計深圳快將超越香港。此外，如若我們不能維持作為航空樞紐地位，我們將會逐步喪失在地區的中心樞紐角色。因此，在拓展機場事宜上，

在現代社會，法律始終是最大的社會力量，也是最大的政治。

自特區政府於3月1日實施《2013年進出口(一般)(修訂)條例》(俗稱「限奶令」)，嚴禁任何人攜帶過量奶粉離港以來(24小時內不得攜帶多於1.8公斤奶粉，約2罐)，頃刻間，香港奶粉市場徹底變天，較有名氣的奶粉由「供不應求」轉為「供過於求」，本來一罐難求的名牌奶粉，現時卻滯銷，部分藥房內的奶粉堆積如山，不得不暫時搬往店外路面，甚至減價促銷。不少藥房老闆本來寄望藉「五一」大賺一筆「奶粉財」，積極購備奶粉，如今當然美夢成空。

實施限奶令引發爭議

港九藥房總商會代表說，自限奶令實施以來，業界銷售額平均下跌了約兩成。筆者看過一些報道，個別藥房的奶粉銷量甚至大跌一半！早前，港九藥房總商會與香港的7個主要奶粉供應商簽訂「供應充足約章」，向外界展示香港藥房對確保奶粉供應充足的決心，說穿了，其實也是希望特區政府早日撤銷限奶令。

筆者知道，限奶令在內地亦惹來不少非議，但我們必須認識到，以遊客身份攜帶大量奶粉以作商業販賣用途，其本質是走私行為，會對國家財政收入造成損失，更損害了健康的營商環境，是不容於國家法律的。某程度上，香港實施限奶令，也是對現況的一種撥亂反正，值得任何守法的公民支持。

為什麼內地同胞不惜長途跋涉，以身犯險，蜂擁至香港購買奶粉呢？歸根究底，是對內地奶粉及銷售商不信任的表現，為挽回人民信心，內地奶粉工業必須改革圖強，



莫家豪

我們應加快推動，否則，香港會再失地區領導地位。

強化新興產業 拓展經濟亮點

如若香港不能有策略及有計劃地拓展六大新興產業，我們新增經濟實力將無可避免地落後於形勢。如今社科院有關香港未來競爭力預測，深明本港憂患，指出發展新興產業的迫切需要。因此，在創新科技、高等教育(特別國際化教育)、安老醫療等項目，政府可銳意發展，亦可與深圳政府合作在邊境以至於深圳地區發展採用香港管理模式的新興產業，為經濟注入新動力，創造更多就業機遇，否則，香港優勢漸失，難以提升競爭力，前景更困難。

中央政府亦應加強抽檢奶粉品質，提高透明度，嚴懲生產和販賣劣質奶粉的商人，嘉許優質的奶粉生產及銷售商，重建內地奶粉商的品牌。中央政府亦須加倍重視奶粉生產工業，提供更大誘因，鼓勵奶粉生產商投入更多資源研製更優質的奶粉。最後，政府亦應積極推廣餵哺母乳的好處，減輕家長對奶粉的依賴。事實上，連世界衛生組織也強烈推薦婦女以母乳餵哺出生6個月以下的嬰兒，研究顯示，母乳所提供的營養是完全足夠的，也更加天然和環保，母乳餵哺值得鼓勵。

凸顯香港購物天堂金漆招牌

從積極的一面看，數以萬計內地旅客湧至香港搶購奶粉，正正反映了「一國兩制」的實踐是成功的、是行得通的，香港的金漆招牌仍未褪色，仍然是中國最具競爭力的城市。筆者以為，港人應冷靜審視香港的優勢和條件，勿被主觀情緒影響客觀判斷；要充分利用香港優勢，擴大旅遊業容量，開發更多的商業購物區，增強交通運輸等硬件配套，加強文化建設，把好材料煮成一碟佳餚，人人共享。為什麼近年不少地產商突有惡化趨勢？說穿了，任何地方及配所能夠承受的人口都是有限的，同一屋子裡，房客愈來愈多，衝突也必然愈來愈多。回到香港，香港是國家的一部分，大多數港人與內地關係密切，即使不是新移民，其父母亦可能在內地出生，斷絕兩地交往是不切實際的，特區政府唯一可以做的，是擴大本地的容量，增強配套，同時，合理合情地限制旅客數量，像內地不少熱門旅客景點也會訂立人數限制一樣，減輕兩地衝突。

「奶粉搶購潮」反映香港優勢

陳志豪 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副主席

在現代社會，法律始終是最大的社會力量，也是最大的政治。

自特區政府於3月1日實施《2013年進出口(一般)(修訂)條例》(俗稱「限奶令」)，嚴禁任何人攜帶過量奶粉離港以來(24小時內不得攜帶多於1.8公斤奶粉，約2罐)，頃刻間，香港奶粉市場徹底變天，較有名氣的奶粉由「供不應求」轉為「供過於求」，本來一罐難求的名牌奶粉，現時卻滯銷，部分藥房內的奶粉堆積如山，不得不暫時搬往店外路面，甚至減價促銷。不少藥房老闆本來寄望藉「五一」大賺一筆「奶粉財」，積極購備奶粉，如今當然美夢成空。

實施限奶令引發爭議

港九藥房總商會代表說，自限奶令實施以來，業界銷售額平均下跌了約兩成。筆者看過一些報道，個別藥房的奶粉銷量甚至大跌一半！早前，港九藥房總商會與香港的7個主要奶粉供應商簽訂「供應充足約章」，向外界展示香港藥房對確保奶粉供應充足的決心，說穿了，其實也是希望特區政府早日撤銷限奶令。

筆者知道，限奶令在內地亦惹來不少非議，但我們必須認識到，以遊客身份攜帶大量奶粉以作商業販賣用途，其本質是走私行為，會對國家財政收入造成損失，更損害了健康的營商環境，是不容於國家法律的。某程度上，香港實施限奶令，也是對現況的一種撥亂反正，值得任何守法的公民支持。

為什麼內地同胞不惜長途跋涉，以身犯險，蜂擁至香港購買奶粉呢？歸根究底，是對內地奶粉及銷售商不信任的表現，為挽回人民信心，內地奶粉工業必須改革圖強，

民陣挑戰警權 「佔中」衝擊法治

馬彥

民間人權陣線警權關注組在學聯成員於調景嶺

一公開活動衝擊特首梁振英後3日發表警權報告，就警方檢控示威人士、使用胡椒噴霧，以及聲波炮和攝錄機的裝備問題提出質疑，表示擔心警方以檢控、武力及錄像監控，會收窄本港的言論及集會自由云云。事實上，學聯以至社民連和人民力量等激進組織的示威，近年屢發生肢體衝撞和霸佔馬路等暴力行為，港大法律學者戴耀廷在今年年初提出「佔領中環」的暴力主張後，激進分子的行動更加囂張，民陣報告卻對擾亂公眾秩序的示威者避重就輕，為激進分子日後參與「佔中」時減少被法律制裁的機會，縱容激進分子挑戰警權。隨著示威遊行越來越激進，警方維持適當警力保障社會秩序確有必要，以免激進分子借「佔中」威脅公眾安全，衝擊香港法治。

近年反對派暴力示威行動有越演越激的趨勢，民陣報告對這些暴力行為隻字未提，內容避重就輕。其實，每年元旦遊行或七一遊行之後，反對派激進分子都會乘機擾亂中環或附近一帶地區的公眾秩序，這已經成為常態。今年反對派元旦遊行後，部分激進分子晚上便突然「大鬧」中環，佔據多條行車線，導致中環交通大癱瘓；去年七一遊行後，人民力量示威者繼續前往中聯辦，佔據德輔道西行車線及電車路集會，擾亂交通；2010年元旦遊行後，中聯辦更成為衝擊對象，激進人士與警方發生爭拗推撞，更在門外焚燒旗幟，情況極為混亂，有如騷亂。然而，民陣的報告避開遊行激進化的問題，反而批評警力過大，並不公

黃海振 資深評論員

西方走廊

二戰後，美國利用絕對的軍事和經濟優勢，外交上到處煽風點火、挑撥離間、獲取漁翁之利；經濟上不顧他國利益讓美元貶值、「無限寬鬆」、實施貿易保護；軍事上支持所有國家的反對派，充當「世界警察」。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專打別國主意，做「損人利己」勾當。然而，無論美國經濟多麼富庶、軍事有多強大，中情局、聯儲局、五角大樓有「通天本事」，卻無法避免走向衰落。日本是被美國魚肉最多的國家之一，但時至今日，卻「師從」美國，到處煽風點火、無所不用其極、唯恐天下不亂，盡幹「損人利己」的勾當。

由美國帶頭，歐盟、英國、澳大利亞等發達經濟體紛紛跟風「貨幣寬鬆」政策，希望通過貨幣貶值刺激經濟。進入2013年，安倍政府「青出於藍」，變本加厲，很快推出比美國更大規模的「超寬鬆」政策，計劃在兩年內將日本貨幣量擴大一倍，到2014年底達到270萬億日圓。事件使日圓迅速從每75日圓兌1美元，貶值到目前的近100日圓兌1美元。貨幣量擴大一倍後，日圓兌美元有望下跌至每160日圓兌1美元。日本的做法已經引起包括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強烈不滿。很明顯，東京政府是「師從」華盛頓，又超過華盛頓。

企圖離間中俄毫無收穫

日本在《舊金山和約》生效61周年當天，高調自欺欺人地舉行「主權恢復日」紀念儀式。安倍雖然沒有參拜靖國神社，但卻對參拜行為表達「崇敬之意」；近期又拋出所謂的「侵略定義未定論」，引發世界各國的強烈不滿。稍有歷史常識的人都知道，安倍的祖師爺曾經用武力搶佔了中國、朝鮮和東南亞等國領土。安倍在接受美國傳媒採訪時，竟然顛倒黑白稱「要讓中國明白，不能使用武力奪取別國領土」、「無論現在還是將來，都不能容忍日本領土受到任何挑戰」。安倍顛倒黑白、賊喊捉賊的狂言亂語，充分顯示東京的野心。安倍近期率領龐大代表團訪問俄羅斯，要和普京「建立相互信任的個人關係」，「擴大和俄羅斯的經貿合作」。日本媒體充分配合撰文煽動稱，「中國東北有1億人口，已經湧入俄羅斯境內超過300萬，等於俄境內當地人口600萬的一半；中國已計劃遷出鄂霍次克海以及北冰洋，將與俄羅斯爭奪在該地區的制海權和資源開發權。」企圖借此離間中俄，殊不知莫斯科完全不買東京的賬，對俄羅斯和日本的「北方四島」領土爭端，以「不能指望所有問題在明天都能得到解決」作回應，凸顯安倍離間中俄的動作毫無成果。

按照「套路」無限狂印鈔票

上世紀70年代，日本隨着汽車等行業的革新，經濟迅速發展，產品快速進入美國市場，外匯盈利猛增，是美國國債的主要顧客。東京議員甚至狂言要買下整個美國。華盛頓隨後使出絕招，聯合英、法、德逼迫日本簽訂了《廣場協定》，迫使日圓從每250日圓兌1美元，迅速升值至120日圓兌1美元，使日本經濟受到毀滅性打擊。

2008年美國出現金融危機後，汽車業一籌莫展，通用的股票更加從200多美元1股下跌至0.8美元1股，到達破產境地。華盛頓隨後導演了一場「豐田存在嚴重質量問題」大會戰，讓媒體故意誇大豐田汽車存在「利車質量」問題，羅列豐田的用戶遭受到的巨大損失。國會山又上演了一場聲討豐田汽車的大戰，傳聞豐田總裁到美國國會聽顧客對豐田利車問題引起生命垂危的控訴，控訴者一聲聲、一聲罵，現場全球直播。最後迫使豐田召回大量汽車，導致日本經濟再次遭受巨大打擊。

日本在吃了美國的幾次大虧後，現在竟然向美國「偷師」，將經濟危機轉嫁他國。美國近期連續推出四輪「量化寬鬆」後，安倍按照師傅的「套路」，也針對相對來個「無限寬鬆」、狂印鈔票，以獲得刺激經濟復甦資金。「無限寬鬆」可降低美國對日本外匯儲備的侵蝕，刺激出口，但引發的全球「貨幣戰」，最終讓世界經濟慘遭株連。